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绣』第二部

# 天然阁

曾理  
著

一代湘军名将，转身为一代留名青史的儒商。  
他的后裔凭什么续写百年传奇？

天然阁大揭密……

作家出版社

# 天然閣

曾理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然阁 / 曾理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212-0096-6

I. ①天…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6726 号

## 天然阁

---

作 者: 曾 理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99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96-6

定 价: 43.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前言

1911年，这是一个多事之年。

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掀开了推翻清朝运动的序幕。十二天后，湖南第一个响应武昌的是首义，随后，贵州、云南等地相继响起了接应的枪声，清代皇朝便在此起彼伏的枪声中逐渐步向覆灭。

10月22日上午10时，长沙城的贡院大街（今中山路）上，一队眼神明亮的新军士兵提着步枪，右臂系着白带子，步伐轻快地急行，并沿街喊话：“巡抚已逃，革命成功！”与此同时，一百多张书有“湖南都督谭”的《安民告示》贴在繁华的街口。

1911年10月到1916年8月，长沙城头旗号变换频繁，政府官员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从湖南都督到湖南将军，从湖南巡按使公署的巡按使，再到湖南省长公署的省长，短短的五年期间，便有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刘心源、陶思澄、韩国钧、沈金鉴、陈宦、刘人熙等十一人先后主宰湖南，像《红楼梦》中形容的那样“你方唱罢我登场”。

神州大地上的局势也像长沙一样变化莫测，南方的革命派拥戴孙中山，北方的实力派拥戴袁世凯。这与长沙湘绣行业看似没有任何瓜葛，谁来当官不是都一样？只是换官的公告多印几张罢了，生意照样做，铺面照样开，倒是宏昌绣庄与天然阁绣庄的争斗更为引起当地人的留意。

时局的动荡，谁能独善其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湘绣《荷鹤图》在意大利都灵博物馆展览会上的获奖，将芙蓉坊的声誉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随着官场的波动，曾传玉的逝世，芙蓉坊绣庄的生意却降到了冰点。

此时宏昌绣庄与芙蓉坊的竞争延续到第二代天然阁绣庄，在长沙刺绣界

已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宏昌的少老板肖小宝，要与天然阁绣庄的曾纪生分个高低的放话，迅速在行业内传开，不少人担心曾家大屋又将有什么祸事发生。

行业的竞争，惊心动魄，但它却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湘绣产业的发展，使之从一个地方绣种一跃而为全国四大名绣之一。

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使宏昌、锦文丽、天然阁三大绣庄从长沙近百家湘绣商号中脱颖而出，成为传承百年的名牌老店。

商场如同战场，它们的艰难困苦、喜怒哀乐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 目 录

## 前 言 / 1

第一章 名门 / 001

第二章 道缘 / 015

第三章 私银 / 028

第四章 坐堂 / 041

第五章 密传 / 055

第六章 规矩 / 068

第七章 较量 / 081

第八章 洋绸 / 094

第九章 械斗 / 107

第十章 棺罩 / 120

第十一章 阴谋 / 133

第十二章 日货 / 146

第十三章 避嫌 / 160

第十四章 金匾 / 175

第十五章 徽标 / 188

第十六章 战争 / 201

第十七章 大火 / 213

第十八章 劫案 / 225

第十九章 漏网 / 237

第二十章 跟踪 / 248

第二十一章 针谱 / 261

第二十二章 国礼 / 277

## 第一章 名门

辛亥革命爆发，沉淀几百年的中国政治社会吹过一阵变革的清风，随后走马灯似的官场变换，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此后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国的版图被各地军阀撕扯得四分五裂。距北京有着千里之遥的长沙城，社会秩序似乎还是风平浪静，两个神秘访客的到来，却搅动了长沙绣庄往日的平静。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过几个月，便在全国此起彼伏的护国战争硝烟中退位了，随后不久病故，因闹自治而被袁世凯逼退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再次坐上了湖南省长公署的第一把交椅。

这天下午，两个枪兵陪伴着两位身穿黑色双排扣外衣、手提大皮包的人，走在长沙城马王街的麻石板路上，“咔嚓”“咔嚓”的靴钉声震得麻石板咚咚地响。

在路人惊讶的目光中，两位身穿黑色双排扣的外来人，旁若无人地走进了长沙坡子街的宏昌绣庄，而枪兵则站立店铺门外。这种场面，在悠闲惯了的长沙城并不多见，自然让长沙城街头的路人多了几分紧张与好奇。平常只有官府到商铺里抓人才是这阵势，难道宏昌绣庄有人犯了事，抑或是得罪了官府？

宏昌绣庄是长沙三大绣庄之首，飞檐翘角，走兽衔铃，风吹铃动，发出清脆的声响，配上富丽堂皇的店面，显得极为气派。不过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购买时尚高雅刺绣品的顾客却不多，几个店伙计或站或坐显得甚为悠闲。

一瞧两位来客的架势，领头的店伙计心里一惊，腾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见来人并无恶意，而是春风满面，不由得忙迎上去热情地招呼：“长官，需要什么？”

领头的高个子回头望了一眼跟在身旁的店伙计，自顾看着店铺陈列的各类绣品，没有回话。

坐在内堂算账的赵管家也迎了出来，见到来客气宇轩昂，门外站着枪兵，连声吩咐店伙计：“上茶！上最好的芙蓉山毛尖。”

“不麻烦了。我们只是随便瞧瞧。”领头的高个子似乎从赵管家那滴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珠子看出了什么，推脱着说。

瞧着两位旁若无人的来客，生意江湖混了多年的赵管家低声对伙计道：“殷勤点，看架势这两人还挺有来头。”

高个子下意识地瞧了一眼赵管家，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一张纸条，低声地问：“老板，你知道芙蓉坊绣庄吗？”

“芙蓉坊绣庄……”店伙计刚要说芙蓉坊的老板曾纪生就在隔壁吴大茂店铺里买东西时，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管家打断。

“芙蓉坊绣庄？在……离长沙城很远的地方——铜官。老板！您是要买湘绣么？我这里有……”赵管家眼珠子转了几圈狡黠地说。

两位来人从赵掌柜那怪怪的眼神里似乎看出了什么，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礼貌性地笑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店铺。

长沙人好议事是出了名的，无风尚且能搅起三尺浪，何况这枪兵闯进店铺的事。不久后，从宏昌的伙计那里传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传闻，芙蓉坊出大事啦！

什么大事？谁也说不清。有人还记得好些年前，曾家大屋的掌门人曾传玉，曾经莫名其妙地被官府关押过，这种噩运今天是否又会降临到曾纪生的身上？

那时的社会，虽然从君主制进入了共和时代，但科学技术并不发达，仅仅是在门楣上换了块刷了新油漆的招牌，信息的传递方式仍然极其落后。此时两位神秘来客在宏昌绣庄折腾了近半个时辰，在吴大茂采购绣线的曾纪生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曾纪生从吴大茂出来后，又到自己熟悉的锦文丽绣庄那里去坐了一阵，当他听到这一传闻时，已是当天晚上的事。

陌生人、枪兵、芙蓉坊，世界上的事就怕联成串来想，联系起来后便有了无数的猜想。这几件事联系起来，曾纪生便有了心事，虽然觉得自己与官府并无多少牵扯，但“天飞横祸”的典故还是令人生畏。

第二天一大早，曾纪生便离开长沙城平安客栈，往家里赶。

小篷船靠上了铜官的码头，曾纪生三步并作两步地急急往家的方向走去。他人还没进曾家大屋的院门，便瞧见站在晒谷场上的谢春正在打望，顺着目光方向望去，远远瞧见一拨人正从山坳口向曾家大屋走来。

曾纪生走到院门的荷塘前站住，心里猜想着：这会是个什么人？

“少老板！在忙么子啰？有两个上海来的贵客要找你。”随着呼喊声，家住铜官芙蓉坊绣庄隔壁的王娣驰，带着两个陌生人向曾家大屋走过来。

曾纪生迎了上去。王娣驰抢前几步把曾纪生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道：“他们是远方来的贵客，有‘大事’找你。”

王娣驰将“大事”两字说得特别重，曾纪生不觉心里一惊，如今的他最怕听到的就是“大事”二字。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大事”往往与“祸事”是兄弟，但他毕竟闯荡生意江湖多年，不是那种轻易乱了阵脚的货色。他很快镇定了心神，面上热情而又警惕地应酬道：“哦！稀客，稀客！快请进屋里坐。”

听主人发了话，谢春连忙跑进大门朝着绣楼呼喊：“二嫂！来客人啦！”

只听一阵“吱吱”的楼梯响声，周婶急匆匆地下了楼。她见曾纪生从门外领着几个客人走了过来，赶忙问道：“少爷，您回来啦！二嫂还没回来，您有什么事吗？”

“哦，快给客人泡茶。”曾纪生吩咐道。他的脑海里却在急速地思索着来客的真实身份，这两人是不是昨天长沙绣庄寻找芙蓉坊的客人？他们随行的枪兵怎么没见同来？是不是会来个先礼后兵？！

两位来客一高一矮，高个子戴着墨镜，文质彬彬，矮个子则提着一个黑色皮包，神情上显得憨厚淳朴。从眼前的景象来看，不像是来找麻烦的，但两人那一身深蓝色双排扣外衣的打扮，仍然给人一种神秘江湖客的感觉，让人心里不踏实。

曾纪生的心如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地悬着。待客人坐定后，他试探地问道：“请问贵客尊姓大名，找芙蓉坊有何贵干？”

“您这地方可真难找呀！”戴墨镜的高个子从身上摸出手帕，抹了抹额头上

的细汗，这才解释来意，“我们是专程从上海过来的。在下姓宋，名耀平。受堂嫂之托到长沙办一件家事。”

来人有意将“家事”两字说得很轻，以降低王娉驰“大事”的分量。

“上海？”曾纪生心里“咯噔”了一下。上海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外国洋人都仰慕的繁华大都市，他们到长沙办什么家事？为什么显得这样神秘秘？

宋先生见曾纪生的脸上布满了疑惑，忙解释道：“我们要订一套湘绣嫁妆。”

“您要订湘绣嫁妆？哦！好，好……”曾纪生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是更加迷糊。他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些人有枪兵护送的神秘上，这种身份的人可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要一套刺绣嫁妆，还不是“落水鬼”要喝水，张口便有的事，何以千里迢迢跑到湖南来？曾纪生虽然生长在铜官小镇，但全国也跑了不少的地方，甚至连意大利都灵也去了，可以说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全国刺绣行业了解很深，像苏绣的刺绣名家——沈寿，他也面对面地交流过，顾绣的代表性人物韩希孟的作品，曾纪生也曾认真地研究过。

曾纪生知道上海不仅不缺少刺绣，而且上海的顾绣还非常有名。明嘉靖年间，宫廷尚宝司丞顾世名，在上海九亩地创建“露香园”，韩希孟的作品堪称明末清初顾绣的典范。

正是因为“顾绣”的名声，长沙最早开办的绣庄，便是挂了顾绣的牌子，即使是现在，一些绣庄为了揽客，仍然挂“顾绣”之名，行销湘绣之实。

近代学者徐崇立在《沪读羁居记》中记述道：“吾湘旧时绣店，亦题‘顾绣’，莫知所从来。”因此，这一表面现象误导后来许多史学家，得出湘绣源于“顾绣”之说，并被广泛传播，引发中国近代刺绣史上，“湘绣起源”的百年之争。

顾绣、苏绣都近在咫尺之地，这两个陌生人为什么舍近求远，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曾纪生不禁疑惑地问：“上海顾绣名扬天下，绣庄如林，名绣云集，不知宋先生是何缘故，不远千里之遥，不畏车船劳顿，赶来湖南铜官小镇订做一套湘绣嫁妆？”

“曾老板，‘好酒不怕巷子深’。你不要淡瞧了这两位贵客，他们可是做大事的，讲究一个‘好’字，哪在乎劳困与路远？”王娉驰见曾纪生将话题引往上海顾绣，认为他是缺乏历练的仔姜——太嫩，赶忙替他打圆场说。

宋耀平微笑着道：“实不相瞒，我们看重湖南湘绣有两个原因，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黄兴先生，曾经送给孙中山先生一个湘绣怀表锦囊，锦囊里装的不是怀表，而是他早年成立华兴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雄踞湘省，直捣幽燕’的战略主张。孙先生在将其战略主张的后两句改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此作为同盟会纲领后，对此锦囊的精美刺绣大加赞赏，随后交予宋府庆龄小姐珍藏。”

“没想到宋先生对湖南历史典故有如此深的了解。”曾纪生为湖南出了黄兴这样的伟人而深感自豪。

宋耀平轻咳一声，接着说道：“其二是民国元年，崇德夫人从长沙到上海定居，我陪堂嫂倪桂枝，专程去上海华德路谦吉里寓所拜访老夫人。崇德夫人送给堂嫂一幅湘绣《山鸡牡丹》，画面上题有令尊陌龄先生的词款‘锦绣基业，鹤寿松龄’。上至清廷王朝，今至民国政府，谁不知道昔日湘军大画家曾陌龄的字画难求？”

提起崇德夫人，曾纪生心里终于明白了过来。因为崇德夫人就是曾纪生的大堂姐，曾国藩的大女儿曾纪芬。大堂姐既然能将父亲所画，自己亲手所绣的《山鸡牡丹》送给眼前这位神秘来客的堂嫂，由此推论，其堂嫂也绝非等闲之辈，因为曾氏大堂姐是一个眼界很高的人，一般人很难进入她的视线。

两件往事的说辞，稀释了曾纪生心里的疑惑，心定了下来，说话也就不再防备什么。他谦虚地道：“家父虽然善画，但毕竟只是偏安于江湖小镇的山庄之作，《山鸡牡丹》有让宋先生见笑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曾老板，就不用自谦了。”此时，宋耀平从一个夹皮包里掏出一封信，“哦！这是崇德夫人写给你们的家信。”

宋耀平将信递给曾纪生后，接着解释道：“上海虽然绣庄林立、绣品多如牛毛，但崇德夫人赠送的《山鸡牡丹》不仅寓意吉祥，而且绣艺精湛。据崇德夫人介绍，特别是用‘掺针法’刺绣的牡丹和锦鸡，转色天然，晨露欲滴，流光溢彩，仿啼鸣有声，远非一般绣品可以比拟，不仅使我们领略了陌龄先生名不虚传的艺术造诣，更让我们看到了湖南湘绣的与众不同。”

曾纪生打开那个厚实的信封，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幅龙飞凤舞的四尺中堂书法作品：

锦绣出名门，  
女红世界惊，  
绣花能生香，  
绣鸟闻啼声。

接下来的交谈中，曾纪生得知这位神秘来客的堂兄是对湖南湘绣情有独钟，在崇德夫人送绣画后，特意题写了这幅书法作品加赠给崇德夫人，现在崇德夫人又转送给曾家大屋。

此时的曾纪生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父亲的这幅《山鸡牡丹》被后人引申为寓意“基业兴隆”的《锦鸡牡丹》，被后人宋耀如牧师题这幅赞扬的书法作品，竟然成了百年之后，人们对湘绣赞誉的一种公认评价：绣花能生香，绣鸟闻啼声。

宋先生的千里传家书，让曾纪生感动万分。他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令兄堂嫂是为谁在操办婚庆嫁妆？”

“你还不知道他们是为谁办大事呀！”一旁的王嫉驰见曾纪生与客人聊了半天还在云里雾里，便抢着插话道，“是大总统。”

大总统？这个话放在过去，那岂不是皇帝老子！曾纪生听后，半天未回过神来。在他脑海里第一印象是不可能，他知道为皇帝办喜事，那可是一件国家大事，从上到下都有着全套的规矩，出不得半点差池，而且应该先有官府里的人前来打个招呼，还有随后而来的尺寸规格之类，还会有面料、丝线的严格要求等等。这宋先生虽然举止不凡，但怎么看也不像官府里的人，他不觉有些疑惑地望着满面皱纹的王嫉驰。

王嫉驰是远近地面上出了名的爱管闲事的婆婆。当地一位老秀才曾经用“天上事知一半，地上事她全知”来形容王嫉驰是一个全能的包打听。可是王嫉驰再能干，一国之主大总统的嫁妆大事，也不可能告诉她呀！

曾纪生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将心思透露出来，而是将目光移向了门外，瞧瞧大门外的山路上是不是还有后续人马。他半晌才收回目光打量着宋先生，试图从中寻找出官府背景，如果宋先生真为大总统办事，总还会有官府的人员陪同吧？

“曾老板，别看了，就是他们两个人。”王嫉驰一眼就看穿了曾纪生的心思，

有些嘲弄地道，“如今改朝换代了，不时兴那种黄土铺地、锦旗蔽日的场面啦。”

在这个世事变化如棋局的民国时代，先是孙大总统，后是袁大总统，不知道是哪一年又出了一个黎大总统。如今的年代，倒是一个生产“大总统”的时代，隔不了一两年就冒出来一个，还有不少地方冒出来扯旗称王的官。面对朝露夕雨的社会变化，曾纪生还真的弄不懂到底是哪个大总统。他想了想后，小心地问道：“是哪个大总统？”

“孙中山！”王娣驰也许是怕客人听了见怪，把嘴直接凑到了曾纪生的耳边，压低着嗓门道，“就是那个带领同盟会推翻了清朝皇帝的孙大总统。”

曾纪生一时还是没有明白过来。虽然他不太关心时局的变化，但心里还是有数的，孙中山不是被现在的袁世凯大总统赶到外国去了吗？什么时候又回来当上大总统了？再说孙中山是广东人，而这两个人却是来自上海，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不同地方，他们为什么会扯到一起？

堂屋里的空气显得异样的沉闷，闷得似乎能滴下水来。

“您怎么知道是孙大总统？”曾纪生将信将疑地盯着王娣驰低声问道。

“你这个人也真是！你家老爷子过世后，你竟然连官府的大变动也不晓得了？”王娣驰眯起了眼，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轻声道，“李师爷说，被袁世凯撤职的谭督军又官复原职了。孙大总统的事就是谭督军的事。宋先生不是为孙大总统婚事办嫁妆，你说是为谁呢？”王娣驰说得头头是道。

曾纪生更加疑惑了，督军府的李师爷到了铜官，为什么也不来曾家大屋露露脸？曾纪生觉得事情有些反常。

“李师爷呢？”曾纪生将信将疑地问。

“李师爷将宋先生带到铜官你家的芙蓉坊后，宋先生就执意让他回去了。”王娣驰道。

宋耀平发现曾纪生对自己的不信任，便自我介绍道：“辛亥革命后，流亡到日本的孙中山与朝夕相处的秘书宋庆龄在东京结了婚，因眼下国内局势骤变，各地反北洋政府的势力如干柴烈火，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等极力催促孙中山先生回国充当领头举旗的人。任职于上海教堂的堂兄宋耀如，知悉自己的女儿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并即将从日本归来，瞧着同是革命党人的份上，便与夫人商量准备补办几桌喜宴，将女儿的婚事公布于众，并派我二人到长沙，购置添箱的陪嫁品。”

曾纪生做梦也没想到，订做大总统陪嫁用品竟然会落到自己绣庄，这是何等的荣耀！若在清王朝这可是御用贡品，今日则可称之为“国品”，自己必须全身心去完成。不过，为难的是父亲已经去世，又有谁能来承担这绣稿的重任？

瞧着曾纪生犹豫的神色，宋耀平同来的矮个子问道：“曾老板，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面对订货的客商，曾家大屋还没有将客人拒之门外的习惯，何况这还是来自大总统的生意。尽管曾纪生有了海外的历练，但面对如此重大的湘绣订单，仍然有些担心。他深吸口气，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神后，转过话题道：“你们商定了用什么花案吗？”

“花案？”宋耀平和矮个子都不明白，曾纪生问这句话的意思。两人低声商量了几句话后，宋耀平认真地道：“老夫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条件，只要喜庆，不落俗套就行。”

宋先生的回答，有些出乎曾纪生的意外。一般来说，客商都会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诸如人物、花鸟、动物之类，这种没有具体要求的客户，一般更难侍候，也充满变数。

在往日有父亲当家，无论什么绣稿曾家大屋都不在话下，可如今……曾纪生没有继续往下想，顿了顿后道：“你们什么时间要货？”

“越快越好。”宋耀平急促地道，“十天怎么样？”

“十天？”曾纪生心中吃了一惊，这些人将刺绣绣品当作办桌酒席了。他知道，自己遇上了刺绣的门外汉。

曾纪生耐心地解释道：“仅仅是绘出一幅好的画稿，就得要个把月的时间，再加上刺绣时间，没有三到四个月是根本绣不出来。”

宋耀平想了想，道：“两个月时间怎么样？”

世上无难事，只怕人呆滞。面对这天上掉下来给湖南人争光的大馅饼，曾纪生的心底还是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是他掌事以来，第一单送上门的大生意，不管赚亏，自己一定要将它做成功，决不能给曾家大屋丢脸。

主意已定，曾纪生毫不犹豫地地道：“行，这事你们就交给我！不过交货时间希望能再宽限点更好，具体的刺绣图案内容也希望能给点提示……”

宋耀平非常满意曾纪生的豪爽，于是缓声道：“大总统偕夫人从日本回国的具体时间，我们也掌握不了，反正你越快越好。至于图案内容，宋老夫人没有

具体要求，崇德夫人建议，最好是绣幅《百子图》。崇德夫人说，这《百子图》里有故事，特别适合大总统。”宋耀平说完，即告辞返回长沙。

曾纪生顿时明白过来，原来这两位神秘陌生人是冲着《百子图》而来的！《百子图》里面有什么故事呢？历史文化挖到深处，曾纪生的那点知识可就不够用了。他眼瞧着宋耀平等人从天然阁绣庄远去的背影，不禁陷入了沉思中。

曾纪生走出堂屋，来到外面的草坪里，一边想着《百子图》究竟有什么故事，一边琢磨着绣稿之事。说实话，刺绣一幅湘绣被面，一般确实只要两个月的工夫就差不多了，可现在为民国大总统绣制婚嫁礼物，必须彰显出湘绣特有的魅力才行，因此必须首先要寻找一个高手来设计绣稿，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天降大任，谁能担当？曾纪生想去靖港找焦庭山探探风向，看看在他的生意圈中，是否有合适执笔设计此稿的人选。

靖港富兴绸布庄老板焦庭山，早从谢春的口中得知曾纪生接了大总统《百子图》绣面的订单。对于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树森伢子，知道他做生意有股机灵劲，更有股狠劲，胆子大得包天，只是凭他多年经营的经验，他总觉得这桩订单有点“鸡肋”的感觉，即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说弃之可惜，是因为这毕竟是来自民国第一夫人的订单，绣得好是一个扬名立万的绝佳机会。说它无味，是因为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将曾家大屋几十年的牌子砸掉。

“焦叔，在家吗？”焦庭山还未想出个子丑寅卯来，一声不急不缓的呼喊，从店铺门外传了进来。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焦庭山闻声赶忙走到店铺前堂，只见门外的来人正是曾家大屋的新掌门人曾纪生。

焦庭山关切地将曾纪生请进了里屋，不待落座，便开门见山地问：“树森，听说你接下了上海宋家的嫁妆订单？”

“是啊。”正为绣稿愁急的曾纪生，面对焦叔的询问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送上门来扬名立万的机会，却之不恭呀！”

“咦，你小子的口气可不小！这才漂了一趟洋，便将眼睛移到了额头上。你就那么有把握？”焦庭山语气中满含诧异。

“没有金刚钻，哪敢揽瓷器活？焦叔，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如今我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您只要能帮我请到一个好画师，这桩订单就成了。”曾纪生信心十足地说。

“你真的是聋子不怕雷。”焦庭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

焦庭山虽然没有直接生产绣品，但他做的绸缎、布匹、针头线脑都与湘绣有关，他清楚画稿是完成这个订单成败的关键。曾纪生没有画师就接不下这个惊天的任务，这不是有没有胆量的问题。他并没有去捅破这层纸，曾家大屋的曾传玉如果没有去世，这绣稿自是无须外人来帮忙，可曾传玉的逝世，让一个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我就是到您这里来找耳朵的，有您在我还怕什么雷呢？”曾纪生俏皮地恭维道。

桌上的一壶洞庭银针茶，由热变凉，续水后又由凉变热，几番反复下来，焦庭山始终没想出合适的画师。

望着壶嘴处刚才还白雾吞吐，此时却由浓变淡，继而杳无雾息，曾纪生有些失望了。不过他仍未死心，两眼死死地盯着已无热气冒出的壶嘴，似乎在等待那里会冒出一个奇迹来。忽然他脑海里闪过一道光亮：“焦叔！您知道我父亲当年为老佛爷画贡绣那件事吗？”

“我怎么不知道？你父亲当年为了加快完成宫廷旗袍的画稿，特意重金从江西景德镇请来了御窑画师的弟子蒋氏两兄弟。”焦庭山回忆着说。

曾纪生点点头。

焦庭山接着说：“我虽然没有参加曾家大屋的湘绣经营，但完成贡绣前前后后的过程，我还是晓得的。那次你父亲不惜重金请景德镇的御窑画师蒋氏亲兄弟，前来赶忙，可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蒋氏兄弟早就杳无音讯了。”

曾纪生急忙问道：“能打探到他们的消息吗？”

焦庭山眯起眼睛道：“哥哥蒋学荣已经病故，弟弟蒋学勤听说仍留在长沙，好像还在宏昌绣庄做过短工。”

曾纪生的眼里放出了光彩：“只要蒋学勤在长沙，我就可以找到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天的走访，曾纪生终于在西牌楼一个绣庄打听到了在长沙振玉瓷行当画师的蒋学勤。

第二天清早，曾纪生带着管家谢春前往振玉瓷行，曾纪生进门后才知蒋学勤于三天前，已从振玉瓷行辞工，不知所踪。

时间一晃过去了一个星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曾纪生，终于打听到了蒋学勤住在协操坪的新住址。此时蒋学勤早已从振玉瓷行老板那里得知曾家大